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  
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  
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  
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  
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  
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  
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  
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

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為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興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

懼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秦寧。臣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為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搜刺等。拜於馬首。搜刺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為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雋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誅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乃卿

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摠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爲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重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阬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

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群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上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

人豈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爲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爲備禪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寮屬皆以晏

爲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  
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  
舉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  
健後隸魏州馬鬪軍稍遷親隨軍指揮使莊宗取魏博  
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歷曹貝二  
州刺史戍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  
天成元年拜奉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  
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  
旺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

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  
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  
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  
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  
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  
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  
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皇  
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  
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  
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

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為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為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

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覷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常厚歛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

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伍百斤、絲十萬兩、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爲人倜儻，有大節，爲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

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揚，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



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蒙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

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耨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誚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

五代史卷四十六  
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  
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  
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  
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  
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  
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  
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  
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  
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

梁又奔于蜀重霸為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為  
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  
自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  
秦州衍以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重霸與承休  
多取秦川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  
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劔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  
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  
信之以為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  
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為  
公守承休紫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

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閩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州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將莊宗嘗遣女奴之代州祭奠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

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罷重誨群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闌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爲重誨所擠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耶賜以茶藥而遣之廢

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  
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母拜賜以肩  
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  
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法  
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  
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  
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  
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旣  
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皆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  
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  
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  
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  
守守恩方詣謁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  
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  
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群臣上殿慰諭之群臣恐懼  
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  
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  
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

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  
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  
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  
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  
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於喜  
怒願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旣處之  
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  
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旣極而至於  
此歟是以昔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  
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爲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  
宗嘗以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  
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  
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  
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  
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爲將無他能善  
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蕃語以對  
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  
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  
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

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為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為福更作鎮。重誨曰：「福為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羗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為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馮。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

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笑之。」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槩為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

登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歛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漆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

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間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爲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



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  
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  
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  
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  
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溫琪曰此爲梁  
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  
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爲左驍衛上將軍  
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  
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負闕佗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  
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

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廢帝  
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大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長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爲軍校力敵  
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  
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  
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  
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  
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  
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  
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

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爲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爲招討副使。從簡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

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貨爲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爲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爲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以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爲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爲京兆

五代史卷四十七  
尹從郭崇韜伐蜀為劔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  
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  
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  
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  
陽徙筠為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  
朝京師以為左驍衛上將軍筠弟錢當筠為京兆尹時  
以為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錢  
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  
帥大亂錢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  
代康懷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

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河侯莫陳威者嘗與  
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  
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  
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  
即位即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  
由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為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  
不為聚斂民賴以安而錢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  
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  
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  
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

萬曆四年刊  
四百年王朝

五代史卷四十七  
四  
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  
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  
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  
岌之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  
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  
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  
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  
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

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  
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  
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  
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  
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  
之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徒  
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  
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  
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  
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

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爲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爲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群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徬徨不敢進周

意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願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爲

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即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

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

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基年起復爲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師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山後八軍巡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爲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洛汾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

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為許留一年召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為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

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眾皆曰善乃先為窋寘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窋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



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  
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爲將不喜聲色好讀書  
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  
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爲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  
晉王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  
指揮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  
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  
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  
翔馳檄四鄰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

廢帝往來計事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  
祖起太原廢帝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  
入立徙鎮建雄罷爲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  
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爲  
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  
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  
法人無敢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  
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  
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

李國字作而誤

五代史卷四十七  
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  
後至，明宗心頗嫌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  
沂三州刺史，金賴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  
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  
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  
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  
後鳳貴為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  
廷蘊破潞之際，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蘊素廉，歷七  
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為捉生

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為馬步軍指揮使。明宗  
即位，歷博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  
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  
廢帝召全節以為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  
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昇，高  
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  
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  
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  
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  
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

五代史卷四十一  
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泰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爲

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爲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維河陽四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

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  
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  
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  
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  
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  
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  
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  
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  
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  
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

將恠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  
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  
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  
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  
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  
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  
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  
冬以杜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於  
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  
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

五代史卷四十七  
以次自書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

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為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為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

丹隳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爲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遯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

于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以爲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爲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爲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游豪俊事高萬金爲部曲其後爲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戶出一卒爲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

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  
為留後晉高祖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  
為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  
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為陳保名享利之  
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  
巖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  
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  
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為賣已  
遂誣奏皦隱已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邀  
寔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  
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  
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也景巖  
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彊景  
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曰  
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又  
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州  
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為奏言  
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邳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



自閩本作  
昭李心國本

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爲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紉工作無不備契丹由

此益疆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

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

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

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酖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  
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  
師訴其父寃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  
遣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  
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發  
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  
南奔行至泌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為天威  
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為昇潤  
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  
金全獨以調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

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  
宗滅梁以為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  
節度使以馮贇為副思權為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  
佑之從榮素驕所為多不法是時宋主從厚為河南尹  
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  
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  
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  
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為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  
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為右

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與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權攻城，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俟後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為驗。從珂即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為

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師。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為嚴衛指揮使，特先降，功不為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為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罷為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為人殺于道。有子勳，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駟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

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

子公愛塔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解。弘贄有子巒為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鳩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鳩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後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贈太傅。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畧。知書。通於吏事。為

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  
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  
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  
爲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北面轉運使  
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  
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  
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  
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  
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  
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

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  
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  
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爲三  
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  
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群  
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  
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爲  
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  
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  
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

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

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匡儁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

匡儁圖事作  
克傳

五代史卷四十一  
鋒。臣傳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為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為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為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為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為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為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為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

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為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為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為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



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為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為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啣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為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兩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

王以漢臣抄朱子綱目世周天平帝廢高行周卒不世周之臣而朱子漢又不整其臣于漢亦不整其臣于世不以周臣不世漢後也與此亦不世

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  
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  
留麻答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  
福進等謀逐麻答。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  
迫之。乃往。共攻之。麻答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  
爲留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  
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  
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  
麻答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  
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

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答者。取其財。鎮  
人謂之白麻答。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爲留後。遷義成軍  
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  
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  
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  
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  
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  
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  
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

陋時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  
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干出班夷  
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  
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干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  
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  
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干家貲  
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董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  
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